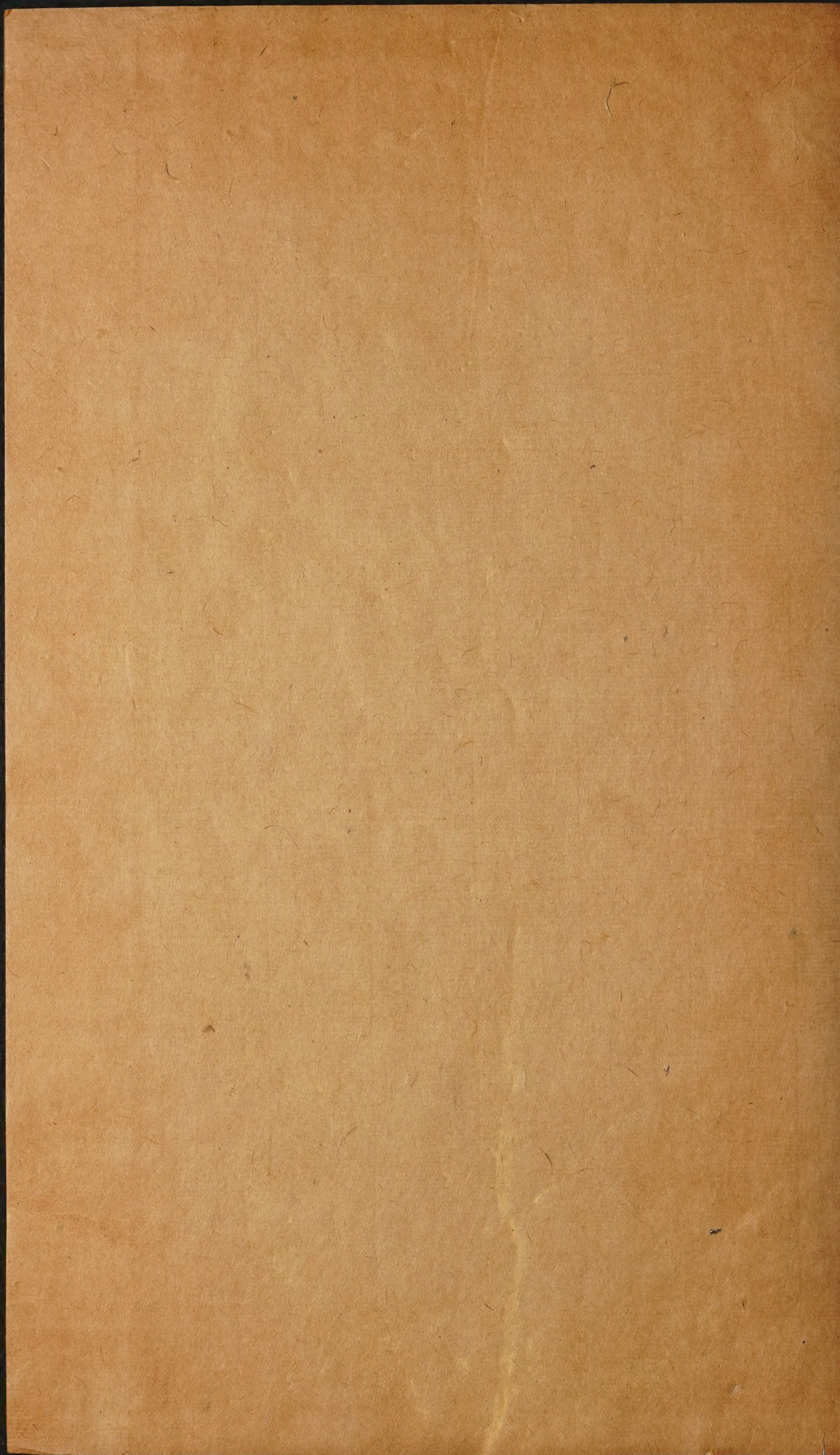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伻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諭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絏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　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横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内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黙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

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造顚末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内色紵二端少見遠意并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懼未有以當也茲　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

薄謬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援碩人於薖軸乃
聞翁絶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祗用悵然諸
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
羡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殿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
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辱翁垂教當
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薄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歉改折所請已下
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
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唯司牧

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虚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抵者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　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悃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實　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狼辱鑒奬彌以爲

懼

答司馬吴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入會議相牴而撫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况此係脩復頹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旣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
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
輙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咨之於公也若其
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
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
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
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懐遠計當不日就戮可逭 九重南顧之
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

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
戚底敉定自非　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
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荆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幸甚幸
甚新搆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
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
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隄工方
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羡爲僕
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

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逐年　賜賴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淸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廈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淸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叠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酋東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即與本兵議從

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廵撫吳環洲

黄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明告本兵今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項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主上矣馬帥褫職　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

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
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
吳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
邊之事宜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
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
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猾帥而薄故舊豈
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䮯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
在敝鄉馮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眞地

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卽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擅挂内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為所誆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廠衛人拏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誆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淸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路綢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厘干於官府二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誆人銀三兩當卽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汚人名節今公臺下覺其詐所望

爲僕重治以除禍本柰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繚哨令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審與邏者并逃奴朝吉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己必同其好惡乃見眞愛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閱視汪司馬南溟

額餉儀本之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衆不可盖事貴慎始故也議定卽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邊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慴計已喙兗矣增築桀墩臺及别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以爲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旣便於民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分閫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横行京師百里之内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内當責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道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

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廑南顧之憂疆埸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

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政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久淹昨已屬銓部優叙矣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嵋崍言公用舍

自公在部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爲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已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爲之貽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爲嫌哉蔡人即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勲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諭阻之爲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爲向背故僕前面奏　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筭矣

黃酋孫虜必無能爲然順義亦挾此以爲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爲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再題宣師被劾諒難復留幸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為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兩馬之事前承教屬之計曹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著實奉行仍蹈前轍即月粮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釁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督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　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早內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昨已面奏　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僨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　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公垂諒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辱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佹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
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
士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為
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
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
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啗者自僕在事以來內外隔絕
俾門盡墐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闃可張羅亦無敢有
以間語譖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即此
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將部
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瘢纇猶可驅策而

用之貢市覊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
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　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
鄙心柰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
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受
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　上語及今
歲漕事　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
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　上深以爲然
茲覽圖冊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

服敬服攝瑟之逆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僕赤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囬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驀然頓巳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顛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潘君才猷弘達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　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於　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覈三鎮脩守之功以　公爲舉首誠爲確論三帥並逐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旣以鎻鑰付

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　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儁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爲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仗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

日之盛者也喜而為之折展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侍　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　帝心矣願益懋勳庸以需大畀

答崇王

先年　肅皇帝使僕捧冊立　殿下為王得一望清光後聞　殿下止生長　殿下一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曹為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頒厚悳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即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遺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　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靑過但能辦　國家事有禮干　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羣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然非

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衆賢彙進淹抑幽咎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驊騮久困櫪下乎頃薦書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槩不敢當輙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

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已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間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耶布區區閘河淺澁艦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秋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

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況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孤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　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筐幣之及非所敢當輙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崌崍

惟公儁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鍾

鼎乃顧戀庭闈忘在公之義非所望也玆屬休明之
會方將搯遺佚於邁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
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狥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勳業宜膺殊賞然
忠簡　帝心孫綸賁寵則其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
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敕奬僕於心感戴竊謂九遷
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
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賫上屯田事已屬計部
改行

答汪南溟

辱教追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款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閘河氷澁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駃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一二年之間道路巳熟何歲以

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爲穩便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淆惑但以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凌霄旣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𡿺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

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謾寄以備採擇

答荆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徃年稍平而敝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又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緊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訏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膚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粮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而南疏復至又極其稱獎欲并祈其封爵則亦過矣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林賊旣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君有智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擒此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即托使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盖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皐陶叮嚀反覆惟恐皐陶之不已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

以與人已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晋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惟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頃侍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爲薦援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綜覈名實之道後蒙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特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 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頃侍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囬僕對言 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

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
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
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
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處分實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
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
埽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譏譖之風庶幾
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
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栖栖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任忠賢僕躬履貫魚之行竊綵孜孜用天下賢者效之于上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鞠䏶禹髙欲自越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嘗也雖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強耶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大疏部覆休致旨允調理仕巳之途尚未定決惟公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 朝廷巳無廣東矣自公一振之而頑者安黠者戮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 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斥

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三書俱至冗中匆匆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員及一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始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旣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今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慴於威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矣志意已隳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

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甌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衆服青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 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辨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止謗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

語即有一二親故問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
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蒙德者謂有人譽之
失意者輙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
實　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
況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萬兩溪

老父幸登七袠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
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
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　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
背其言以欺　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欵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勲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録恐難以盡優也

答冏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别楮祗悉云云深荷道誼同

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默告於　上帝　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況僕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台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蠭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　國威未振人

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　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痼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疏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　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　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即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守允云云可見其梗槩期以數年之後　主德既成

治兵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　上稽首明
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委狥姑
究悍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
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
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即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
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
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
貢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
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
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

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黙付之公論而已爲 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屯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即令家人炊之爲盂一餐焉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撮

許殘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再起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譬之蔓草刻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盪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 公留意焉初擬將此事責之陳奎今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敗衂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

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蒙語耳乃辱 公漁發佳思冠以雄文駕馬而
先之以珙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為忝乎若其
文辭之粹緻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
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粮運又當速
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 賜金搆一 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
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廑垂念給與頻蕃

既乎本面復益罪過赧怍之衷口不能悉此後更無
所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
輩頗聞有憑勢凌轢鄉里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藉
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
者畢即爲擒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
有強橫不法者解來僕面鞫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
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
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即諸君愛我亦
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耻爲矯飾其所云者悉
出赤悃萬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都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衽席上攫而取之乎自　冲聖嗣位以來方內乂安四夷嚮風旃裘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陬跋扈之儔山徼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藉所希聞間代而一覯者也僕以蕞劣謬司鼎軸際兹盛會竊以爲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當有待所示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鑑川內轉　主上嘗面詢誰可代者僕即以公對

公之秉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衆所巽愞觀望而不敢承者盍　楚人當之願公勉旃酧
恩報　國蜚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賫奏人回巳具啓復頃巡披所奏林賊事情與公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巳即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便宜願公詳計之兵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

傳遠宜以容用前嶺賊如蔓艸難以盡拔唯旋生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囬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周行阡陌不是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廵廵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廵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否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囬任嘗別是一番作用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脩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恒

趙陵豎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實嚴行乃爲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鎮密邇畿輔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迂談也唯公留意焉

答太常殷秋溟

僕少耽沉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爲時所羈紲

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寺終期慰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阻滯則責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三至而信之愈篤公亦如何爲報耶須督撫方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

公甚慰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
秩管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昨有書來言事有宜釐
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畫要令毋失
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公委心維助
之頃於談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已至哉斯言
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懷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

種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巳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蹈躐鼎鉉遂膺　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強而肩之日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獎許逾情譬彼孱夫負千鈞之重上太行之阪旁有力者不憐而借之更爲

耶滸獎借將令孱者不至絶臏委頓不已也惶媿惶媿乃若 主上之明聖虛已純心能使宮府穆清宦威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簪紳同心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苦河路奸人動稱寒家賫送米物誑騙騷擾屢懲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饔飱之費悉以薄俸易之旅易旅用不能為終歲之計况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尚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宦資乎凡言此者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今借刻一信牌給付各

往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詰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
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繳查如有犯者仍望節
置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惟垂亮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遄利則額賦可以畢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蠻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

在從容緩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釁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衷舉行曠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内多良吏矣幸甚今賴　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早論儕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歛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猛虎誠不宜輕用敵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按郭華溪

得報知懷遠巳定旁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與頼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內矣粤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筭久遠

果便于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許部覆行張
齊賢云自古疆場之患并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
致之頃撥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即梟首以洩屬
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
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
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
爲將者鼓一鳴即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即見
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聞平日馭軍甚嚴今安
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荊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榷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廢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第不知者毋謂公欲惜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即

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州公欲寒家人頌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寒老親高年子弟駑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泊廣中向僕過慮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亾之矣閩帥旣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槩不敢當輙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然廣中大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　主上專任而責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遣
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不費一番濫賞且使虜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
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
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
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
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
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
有討策公宜默諭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
滿鬢漬鬢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之身刹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寔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奬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候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

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　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盪定矣縷縷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内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養廉地土事已諭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踈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四不勝於邑竊謂古

人居官有觧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筭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以爲然且奬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去者爲不獲干 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
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 君相之知
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復以爲言了此殘寇
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
盡諳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
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驥足决不
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
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遨之何所必須以計誘
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
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

若爾公即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筭也
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
歸籍此即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
敬仰所示善後諸欵皆大着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
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横近來湖廣江西已屢
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覽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
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
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

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入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𭠚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即縻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覔

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勢
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鄭
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
亦可為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
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决出於薊人之虛誑
蓋因㐀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
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
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為安靖所求

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盖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鎮誠爲確論鄙悰不勝奉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　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覇佐亦

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
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
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
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
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
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
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
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
今約己敦素杜絶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
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

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開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　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計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卒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亾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亾且亂者咸以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淸影占則小民免包賠

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
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亾為
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亾之故曾有官清民
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
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
不為　國家忠慮狥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
即為人穿鼻矣今　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
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
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
之臣者　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

事理疏至即屬所司覆行　懋修曰如此言語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輙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頃僕聞薊報即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觧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墻擺守

京師亦為之戒嚴廟堂皇皇即謹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頃東報沓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斷解任想未見近 旨也 主上屬托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 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隳兀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即為公處決不久淹南溟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

內爲急二賊樁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頒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餽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輒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于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奇特　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　國之堂奥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内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巳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頫首而服從也今西虜

為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為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巳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領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巳為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為倉惶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

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
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
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
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
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既饑疲又各護其獲敗
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墮歸破之必矣一戰
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
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
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
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

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容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令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哂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沖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虗已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

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　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柰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即如太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商確親奉　御筆點用僕即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

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群起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辨單父矣今以　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管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即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　國家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内官而南北臺
諫閧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
咲也乃致　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巳
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　君
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
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
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
孝明語諸君今　朝廷清宴中外乂安倖門墐塞百
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
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　主上纫冲本無差失

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挑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氷炭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踐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覈獲實也　主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凉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

慰頭巡按所報賓兎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者乃丙兎非賓兎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

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
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　朝廷以邊鎮之事專
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　國家審圖
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薊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
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
川言其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兔寄居西海非
賓兎也夫其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
市前任廖子執閫而不違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

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綏懷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密語順義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領悉泰東客於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傳石川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日益淤以故河流橫决四溢今不治則河且决而入於江維楊之區皆爲巨浸矣而咸謂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彀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已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

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决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紿吾梭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梭濟令公在廣料彼不敢輙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内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於已乎且椅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盖以此賊舊只於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瀕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叅畧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塩稅公事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塩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猺人通蒼梧之氣脉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關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復遂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狥者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豈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嘗許以撫懷乃一旦欲别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説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狥人言坐隳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揑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報茲榮晉樞卿準言酬録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聲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嶺西亦非其地恐别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州

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逕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秃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幸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

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静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

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軀見在之兵當卒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㦤賚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即寄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懐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參吳道南

須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飛固自有日也難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灞亭一則抑鬱而歿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

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也

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旣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當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領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亦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别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己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穪疾遂决去之𤋮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盖粤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參吳道南

辱教款虜録紀奬借過實且感且媿别楮二一將事鄙懐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肰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齗齗疑慮若無地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吴人受病處肰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痼而不可療者實陳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肰事極必變勢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
使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
其太甚而無至於踐盭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
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
不擳痤則浸疾然剃頭擳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
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
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
不得不創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
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
耳曳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衷二子爲之項者邵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贗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寛以處之也

答甘肅廵撫侯掖川

西凉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畧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槩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 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　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以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第以菲薄廻翔廊廟而無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

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侑柬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泇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　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鸇之逐鳥雀又何畏焉況今　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舉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逮亦有呆裹撒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寢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
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
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
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
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
足平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朱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為憂故昨年擬
吉申飭賴公備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
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

哉慰甚彼前鋒既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君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適
吉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
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
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
言官動即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
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擁戰坑以禦虜

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
達駭聽聞取咲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
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輙說𢍝竟日
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
以告人恐忌者遂反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
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
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
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
之意眞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
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涸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

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為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沉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為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

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惋大
抵西之番族廣之猺獞事體畧同狐鼠鼪鼬潜伏岣
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
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
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啚利
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
威懐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
不教之兵深入嶮岨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
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
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　嚴旨責成

人言旁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薙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迂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

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樓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　天地　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已意爲輕重哉

答少參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

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崌崍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幸卽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伻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弟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

德日明宮府清肅百司奉職邊埵少警一二黠肆干
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弟
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
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
薦深用媿嫌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别具
脩柬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
當其時即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死賊圖久
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鼪鼬狐狖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恊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咲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徃奉别時託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

公視鄙心何如哉大疏旣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遣㚇
仙舟以副輿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牖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
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
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騖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即
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以爲不便皆私巳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忠私徇　國
之忠巳奉　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
難得今即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泇口不若疏
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
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
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
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
與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

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泒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旣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已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决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　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泒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

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粮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説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　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遘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盡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　主上年雖冲幼已

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覈而骫權撓法之豪詭銜竊轡之奸鰋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噬其物去其鰋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瞻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鬻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

内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剤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恊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　主上虛己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　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　朝廷大政幸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内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絶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

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忿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緜紙旣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　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遙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賔兎壟斷之心去我邊太

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痩弱強爲之市終
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劄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 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祗領餘不敢當輙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幾成

而罷今幸劉徐二公㷀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
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艱固有時也所
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
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旣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
昨年尤爲歛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畧之遠也慰
甚慰甚陳子論張叅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
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　旨以議
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覈之也繼得華翰及鄭

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　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宜與昭雪　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　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齊魯之人甚不樂與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

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　國者熟圖之近來　朝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
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
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逭也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
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返感

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斬馘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眞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閩中屢報鳳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既已奏 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圖之昨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懐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悵帳而已所幸

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宫府清宴方内乂安此九域薦紳之侶所共欣躍而𥠖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

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啚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柬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俟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䰠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　明主在上方愽蒐賢儁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巳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

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
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
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
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
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竢之弓旌之召將不求
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
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
私則僕旣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
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
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屬本兵爲之酌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幷竭于　國家無尺寸肰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廕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

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冐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强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薊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密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叙顧僕于此不敢冐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叅李彙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當機故也蘭州倉塲稍獘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冐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

隨即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旣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傳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葢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已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葢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閒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君假之他

人可令逕越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厲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疏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明主方厲精啚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　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盖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

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必乎爲 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啚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 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而已決不……人

甚瑣勞不親細事徒守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持目

一切勿擾之於中文雖歷工所據慮相度分任責成

措諸忠以成不拘之功凡諸當憤悒調停人情之說

紛也顧今主之以剛斷持之以決行必乎為　國是

竟情滯留辛苦于泥塗潢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勳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尚當有崇擢焉辱示諸欵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盖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既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一二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逈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即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為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為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去

答總兵戚南塘

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閱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謙遜與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　欽命為重

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尚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旣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即欲引決乞骸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酧故復覥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即弋寘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
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爲能䟽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
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
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爲太過恐失士
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
今海内簮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
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
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
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橈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　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　主威摇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盖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虜獻琛修貢蹶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謀甚狡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剸刃於僕
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
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　天地　宗廟
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
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
痛恨於忌者葢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
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葢以仰答　聖恩
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
諷謬矣僕一念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

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
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
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海内
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嘵
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
相待

答河道吴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碍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

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盱楊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旨盖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　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

害而不救故以此黙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已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功也巳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載之意故畧述其槩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叅科中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

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盖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决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

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即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勘功疏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　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麟菴執言該省常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即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焉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果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 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
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
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
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
貯積甚多將來裕 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一事餘
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
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
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
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
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巳之

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戸侍亦曾疏請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塜祀之何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冐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項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踈昨蒙加意賑恤頓囬春意令民力雖困猶賴父毋孔邇横恩溢澤亦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逕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密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却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

恐不得遂幸遄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㮣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姦贓已獲可從寬處不意　主上覽疏中縛王劫印語赫然震怒　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　上意以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盖主上恒以沖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逭而以隱慝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拔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　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盜刼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贓已獲大半公亦叅論無隱自當請　㫖從寛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别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盖僕素以至誠待人絶不虞人之傷巳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墻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寃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盻之間巳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懐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鋪設觀内却空疎無實此言切中時弊盖不

江防爲爾然非江西浙江二事　明言森然此後卽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曾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會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頃歸一役一馬　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眞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釁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

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項科中復有言者要當請 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庫守備事已即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

通携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敝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閡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堠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儆之聞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頼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
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
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
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黽勉從之然僕心知張
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
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
但求是非之不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
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
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況
朝廷又自有公論

哉

答遼東廵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庸將輕率寡謀損威辱國死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

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效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盻秋防僕竊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酋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王果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人以申軍令蓟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狃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之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即屬銓部覆允但衙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祗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反以吏為師　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

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即以實舉行甚稱

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

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盖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旣新奉　明例似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閱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闕

承別楮所評隲一一精當此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竪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刼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

且然況邊境乎薊帥非蒙嚴青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猶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踈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

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於本鎮地方抽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埔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庶其有儆乎蜀夷原謀止欲爲盗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孽只之說未可盡信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孽只以絶其援盡革諸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孽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

少矣彼旣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鎭兵食比他鎭尤當加意臨期君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剏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愼之爲 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旣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試
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
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

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
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
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旣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
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　朝廷必以彼王
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欵　朝廷亦將不信
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
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欵和好益堅賜賚
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
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麽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詬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

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夾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宜大巡按有書言擺腰入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黄酋遲延不肯就市其意盖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回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毋言得見其全况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爲動揺譬之

低綦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令則不然吾審勢已定寬
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
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
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
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
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　上
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搭括之令或可免
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弟以此項
專供　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罷稍俟機
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
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
若梓傳四方未免掩　主德而炫已長非入告出順
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
也翁昔以家　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
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

鑒愚悃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悰絶無矯僞若舍
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崌崍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
迴翔遵養焉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槩
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𡡉只爲婚非遂嫁言爲
盜者𡡉只也此薊人欲爲解罪之言非巳責之彼中
當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〻朝廷

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隣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客說青黃諸酋勿與惡人爲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緩圖公幸留意虜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爲廖舉人僕者又呼廖舉人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試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揷若以爲奸細恐
因此遂生釁端也

答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察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慶生員歐夊聀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
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聀貢市遠於早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覆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

帥賄李之説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祓劾時僕卽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卽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卽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況旣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詢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戟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敎近所獲者皆未必眞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

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謾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君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
肯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扞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黜積通疏海口

頃黜谿舊逋乃發自
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
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繄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人存政

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侯玄圭既告之日仍當
有殊錫焉派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
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
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丈有不平之鳴也
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　旨惡人欺隱故一有
所聞卽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項王少方有
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盖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
人謀耳要之　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鑑明允其輕

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參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决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殲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酋果真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强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　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勳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搆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酹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況　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旣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强弱讐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旣被襲虜讐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眞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麿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䟘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叅劾將官盖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埸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即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

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遑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為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

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鼪鼬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　國初兵力之强　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黨入其中者激而構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罝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冐賞於　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

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堪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彊埸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敉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閑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眷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嫉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

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裓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執事肯從我乎

